

## 花:侘寂之后的涅槃

□马国福

观察小区里同一棵绣球花夏天和秋天不同的容颜。色是花的霓裳,色是花的梦境。花做了一个梦,梦见了自己的枯荣。梦见它打败了时间,醒来后它发现这仅仅是一个梦,时间打败了它。花容失尽,那渐渐衰老的身躯是一副苍凉的骨架,如苦苦思索的哲人,陷入终极的思考不可自拔。

花和人似乎面临共同的困境,在突围寻找一条可供栖居的路径。花会轮回,而人不能。无尽夏的审美是花木界的杨贵妃,丰腴,气场强大,既雍容华贵又有点超凡脱俗。既可以匍匐着活,也可以挺拔着生,繁华与侘寂生命的两重境界都经历了,还有什么可贪恋看不透放不下的?花比人淡然,枯荣自知,世态炎凉看尽,化作尘埃,陷于渠沟,来年又是一副好骨头好风姿。我们贪恋人世繁华富贵,终究活不过一棵树一株草一枝花。寂静欢喜,默然相爱。人与植物最美好的关系莫过如此。

茶花是最容易被误解的花,茶树开花有清香,而茶花则徒有其名,它似乎特别害羞,皮肤白皙,稍微和它开个玩笑,它的脸就会变粉变红,薄脸皮的都有自知之明,茶花亦如此。植物界没有计划生育政策,如果有,那一棵茶树就是一只庞大的超生游击队。凡是鄙贱之物,都具有超强大的生命力,越是恶劣的环境,它越能随遇而安,你给我贫瘠,我还你颜色。清气乾坤,傲骨不空。茶花有点像洋葱的亲戚,似乎有很多故事,一层一层的外衣裹得严严实实,仿佛怀里抱着黄金,去往远方进贡。古诗云:“落花无言,人淡如菊”。有时候人淡如茶花则更恰当,素面朝天,啥也不争。看到树下那些兀自零落的素洁花瓣,我格外感慨,想到青春岁月里发黄的那些信笺,早已不再光鲜,承载着生命历程中的波澜欣喜苦辣,最终消失在记忆深处。

最近听喜马拉雅《蒋勋说红楼》上瘾,尤对黛玉葬花印象深刻。时代挟裹着我们拼命向前,如今再有人吟诵葬花吟,那就成了笑话。花就是土的语言,土就是花的棺材和词典。从上到下,从下到上,生命轮回,真实不欺,心象与物象转换,我们所遇见的,都是注定的“劫数”,是幸福的劫数,也是最自然的苦厄劫数。时空辽阔,斗转星移,一片不起眼的树叶,亦是红尘中的一页贝叶经。一片花瓣上的教诲顿悟就是一堂好的课程。

如此说来,我就是圆满,凋零就是功德,成就生命繁衍抵达多种可能和彼岸。

秋天繁花早已撤退,只剩下寂寥的遗址。所有的雪都赶往朝圣的路上,而竹节海棠还在开花,孤零零不肯撤离,在晚秋带灯,等一个故人,等一个失散多年的亲朋,等一阵可以渡往彼岸的寒风?记得住来路,守住春天交代给你的秘密。残海棠,秋天的首饰盒,不多的颜色总是那么珍贵。你是不被注目的角色,在枝头抱紧自己,抱紧自己的孤独,在风中重温过往繁华与薄凉。海棠如果落在雪上,就是神的红唇印在清明天地,就是月光落在碎银上。

秋实,丝语,繁华谢幕。牵牛花完成了它漫长的征程,不知疲倦的它总可以停下来,歇歇气,清点一下口袋里的种子是否有愧于每一轮日出。这受难的英雄母亲,在霜降这天走出了产床,拖儿带女,交给我们一个个新生命。藤枯了,干瘦,让我想起七十多岁母亲的手背,这双手也是从昔日

子里淬炼过风霜与困苦,才换得今天的安逸。每一位母亲都是战士,最终都战败在时间的疆场上,她们已经老了,但虽败犹荣。

牵牛花和世间的花何尝不是如此呢?风华和美是短暂的,而枯萎凋零如同一个终极的节日,召唤它们按时踏上归路,成为尘土,成为一种终将消失的能量和物质。它们风华过后是寂然,其实和人类没什么两样。活下去是一种信念,活得更好更有尊严是一种追求。多开出几朵花,多结几个饱满的籽,多探测一种可能抵达的高度!如同我们通过努力得到世间的认可。

宗白华说“孤独的人和美最接近,当一个人悠游于艺术和美的世界,他的生命即被打开,鲜活的气息和灵动的思绪便把生命提升到一个自由的层次。”花凋零,我不在它面前唱挽歌,阳光下,当你看到一粒粒种子在胎衣中蠕动它的手脚,脱壳而出的那一瞬间,注定了,它们飞翔着抵达母亲创造的美丽新世界,延续母亲的使命,开启一段艰辛而又荣光的新长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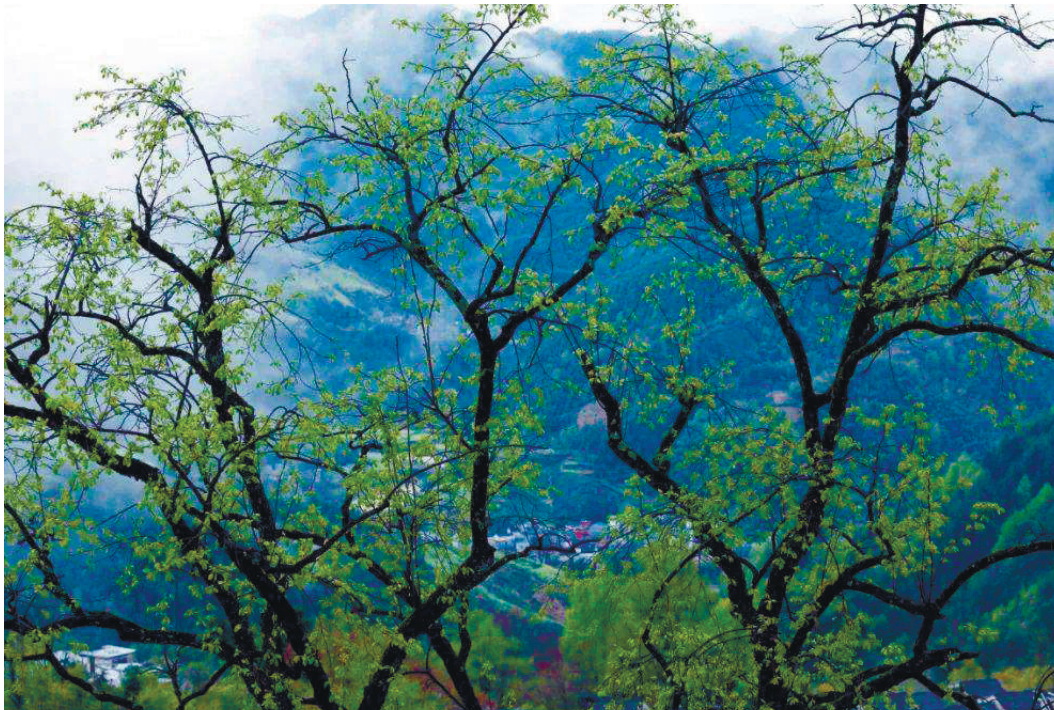
花不会化妆自己,它活出了它本身的样子和面容。花不知道人们有个化妆品品牌叫雅诗兰黛,如果知道,它会不会笑人们怎么能把那么诗意的名字来命名一种不自信的修饰行为呢?花活出了自我,活成了一个审美者所希望的彼岸,而尘世间我们何尝真正活出自我?人们应该在花木面前学会谦卑,收起那份自以为是的虚妄和陶醉。花从绽放到凋零的过程就是一个课堂,或者说是一部微缩的经典。这其中的每一个细微历程都有我们无限想象的空间和可能。

深秋时节中午下班,我常常到单位门口的濠河边散步,看到银杏叶子纷纷凋零,这清逸静谧之美瞬间击中了我,想起几年前朋友带我到延寿庵看过的百年银杏。兴起,立即前往。可惜叶子落得差不多了。伫立在二百多年的银杏树下,它如老子一样亲切接见了我们。银杏树活成了我心中的老子庄子孔子,而这金色和天空媲美的叶子就是他的《道德经》,就是他的《逍遥游》,就是他的《论语》。谁也活不过一棵树,它驻守在这里,活着就是它的信仰,善良就是它的信仰,美就是它的信仰。一片一片黄金品质的叶子就是生命的册页,是生活的教科书。它恬静慈祥,目光清澈如天空里的蓝,没有一丝的杂质的笑容,让我格外安详。静静地坐在阳光下的院落里,不用说话,就这样凝视着。

银杏是了不起的学问家、哲学家、布道者。一只猫静静地卧着,似乎在参道。它眯着眼睛的表情让我想起了八大山人笔下枯笔画的猫,画里的猫和延寿庵的猫,表情惊人一致,莫非是八大托猫来和我神会?这样的时光没有尘世的浮躁,只是一枚枚叶子在风中雕刻静谧,让我安详回家。

那段时间我读了两本日本美学的书籍《日本美学关键词:色气》《日本美学关键词:侘寂》。其中有两段我手抄在自己的读书笔记上,其一:侘,作为一种风尚,不是那些在生存竞争中失败的遁世者,与社会格格不入的隐逸者离群索居的避难所,而是为了涵养一种优雅娴静的心境而崇尚清寂。有了心广体胖的心境,自然就有了“侘”的风体。其二:最靠近我们身体的某些器物庇护着我们的住宅、住宅外的庭院、庭院外的大自然,按远近的顺序,我们的生命意识便是具体的事物、具体的主观立场,以不同的程度在广阔的范围加以扩大。

好书就是好的花木,其中的乾坤,花知道。

心窗  
片羽

夏日山岚

王尚

## 摊的真诚

□朱朱

据说水街那里摊位摆得最红火的头一天遇到大风,人群四散不及,桌椅台布被风带得四仰八叉甚是狼狈,但在路边店铺避雨的人都满脸欢喜。因为,好久没有看过这么大的摊面了。

很多很多年前,我曾经跟一个朋友聊过虹桥头的炸鸡脖子和炸鸡皮,那个圆脸叔叔摆的油炸摊味道很不错。我那朋友听罢重重的“哼”了一声,说,“要抓的就是他!”惊诧半秒过后想起来,他新调入了城管,正严查文明城市,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后来我们去吃路边摊就不叫他了,不是有意疏远,是怕他在美食与职责之间两难。

不知道是不是跟个性有关,骨子我对路边摊有种莫名的好感。以前同学曾戏称我家里是摆摊的,为啥呢,因为我宿舍床头经常杂乱无章。每回宿监要检查,都会提前把梳子、本子、笔还有擦脸的香香全部塞到枕头底下。其实掀开枕头,下面早已经有饭菜票和零钱,以及日记本,还有前天系过的丝巾,或是别人送的小卡片,可这些东西从不重叠,像步行街的地摊一样,整齐有

致,像一幅画儿。生活中所有的细节冥冥中都有种奇妙的联结,可能习惯了枕头下面的琳琅满目,复习迎考时也这样,人家喜欢去大教室,而我喜欢在宿舍,把各种资料都摊在床上,有一种所有内容都一览无遗的踏实。

刚开始工作那几年,小城里有一条很有名的小吃街,羊肉串大得惊人,用豆瓣酱炒的大肠香飘万里,穿着裤衩和拖鞋的小市民们拖家带口来吃饭,在这里可以尝到江浙多地的美味。周末去上海常逛一条上海风味的街区,布满天线晒了衣物的老房子,都做了商用的小门面。节假日里有本地市民也有外国游客,花花绿绿混在一起,组成了一幅烟火气息极浓的画面。其实那里面的东西淘宝上都能找到,但对于彼时的多数人来讲,那是生活的花样,可以摸得到的东西,总比虚幻的要让人踏实得多吧,好比网恋,虽也能成正果,但是跟手拉手谈恋爱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去海南岛的那个晚上,酒店附近有许多海鲜小餐馆儿,门口摆满了白色的椅子和桌子,海风吹得刚

洗的头发又潮又粘,一次性的塑料桌布被吹得稀里哗啦作响,可是海鲜好吃啊。有人感觉出去吃的就是一种地域和风景,其实,人们埋头在各自的圆桌前喝酒吃饭,路边摊这种氛围,是最能体现人内心的地方。呼伦贝尔草原上的烧烤摊那就更不一样了。草原人豪爽的性格,羊腿不是超市里摆放的一小块,而是一整只羊后腿,放在架子上不断地翻滚转圈儿,最后撒上孜然和胡椒,再斯文的淑女也没了风范,吃得一手一脸都是快乐的油腻。

我也喜欢高雅干净的西餐厅,音乐低柔的咖啡小屋,但也从来没有感觉一个城市有路边摊会妨碍高级感。那些油腻和脏兮兮的小摊上汇聚的美味,其实并不比美团上的差。那些地摊因为毫无保留一览无余,又与静谧的夜晚有关,和树叶与风有关,有闪烁的霓虹为背景,就成了人生的最真实可信赖的一部分,层次繁复的视觉,对于寂寞孤独寥落的冲刷很有效。总有夜不能寐的时候吧,还有绝望的瞬间,被打击放弃的颓废,都可以在这样的空间里找到慰藉从而被疗愈。

万家  
灯火

## 享受小暑

□孙同林

乡间有俗语: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小暑到了,一年四季最热的天也就到了。

“春来踏青赏花,入夏柳下纳凉,秋日读书听雨,冬可围炉煮茶。”古时,人们一到小暑节气,便或聚于树下,或汇于竹林,或饮于亭轩;有诗伴,有荷风吟,有瓜果香。

今我有庭院一所,傍小河,河边栽一行垂柳,只几年,垂柳已拖一树长长的柳丝,一有风动,便翩翩起舞,果然是千姿百态。按古人的意思,柳下是最好的消暑场所,而我无需寻觅,得天独厚,因时常闲坐门前。眼中有河边柳丝,有庭中石榴,看柳丝摇曳生风,观石榴花红欲燃;耳中有蛙鼓声,或高或低,此起彼伏,乐此不疲。

小暑节气里,有这样的生活环境,是令古人羡慕的。

小暑的日子,我静坐庭院里,手边是几本书,半壶茶。有一本写盛夏的诗集,上面有唐代白居易的《消暑》,有南宋陆游的《苦热》,还有北宋秦观的《纳凉》,南宋杨万里的《夏夜追凉》等等。白居易的《消暑》诗

云:“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风。散热由心静,凉生为室空。”空无长物,如此简单,白老夫子却十分的知足。陆游在《苦热》诗中写道:“万瓦鳞鳞若火龙,日车不动汗珠融。无因羽翮氛埃外,坐觉蒸炊釜甑中。”陆游的暑天,生活环境恶劣而又无奈。北宋秦观有《纳凉》诗:“携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倚胡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池莲自在香。”在暑天里,秦观是追着风,寻找凉爽地方的。我这不是得天独厚!

还有一本当代作家《汪曾祺散文集》,他在《夏天》里有这样一段描写:“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空气很凉爽,草上还挂着露水(蜘蛛网上也挂着露水),写大字一张,读古文一篇。夏天的早晨真舒服。……搬一张大竹床放在天井里,横七竖八一躺,浑身爽利,暑气全消。”这就是汪曾祺很满意的夏天的早晚生活,现在,即使是平常百姓家,也具备这样的生活条件。

我随意翻,随意看,看几行字,喝几口茶,朝河边的垂柳上望一眼,又顺便看一看火一样的石榴,时间

在不知不觉中过去。这在古人的眼里又是何等的奢侈!

忽然,院墙外有人探过头来,原来是邻家婶子。婶子是我住新小区后的邻居,只比我大了三五岁光景,邻里们都叫她婶子,我也跟着叫。老婶子手上拎一口小竹篮,我看到篮子里是两根黄瓜,四颗番茄,五六角大椒,都是刚从藤或秆上摘下的鲜亮。黄瓜并不真黄,而是青色,番茄青里透红,大椒青翠欲滴。婶子说是送给我的。

我说我家有呢。老婶子一边往外拿一边说,你家是你家的,可能是买的吧,我这个是我自家种的,新鲜,不用买。

古代雅士夏日常以静消暑,或邀友人一起雅集品茶,吟诗论道,焚香清谈,谈禅谈花谈月。而今的我,拥几本书,守半壶茶,迎村间老妪,收半篮瓜果菜蔬,晚上的菜蔬已有。如此乡下宁静光阴,暑意全消,倒是有几分采菊东篱下,悠然望南山的雅兴。

想想,古人是羡慕我的,城里人是羡慕我的,将来的我肯定也会怀念今天的这段美好时光!

玉兰  
一瓣